

# 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十八辑（总第二三八辑）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公

年青新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104376



\*201043762\*

# 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三十八辑(总第一三八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## (京)新登字第 107 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史资料选辑 第 138 辑/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 
编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0. 1

ISBN 7-5034-1059-0

I. 文… II. 全… III. 文史资料-中国 IV. K25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0889 号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 梨园彩印厂

装 订: 同文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7 字数: 160 千字

印 数: 5500 册

版 次: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2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。

# 目 录

## 人物春秋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清党时期的冯玉祥 .....       | 薛笃弼( 1 ) |
| 冯玉祥与福建人民政府 .....     | 软墨林( 4 ) |
| 冯玉祥在泰山 .....         | 软墨林(12 ) |
| 抗战时期冯玉祥佚事 .....      | 冯兴亚(25 ) |
| 我所知道的梁寒操 .....       | 胡彦云(31 ) |
|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与复职的经过 ..... | 曾扩情(45 ) |

## 政坛琐记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国民党行宪立法初期二三事 ..... | 张潜华(51 ) |
| 在国民党立法院内外 .....    | 毛翼虎(61 ) |

## 军事史林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国民党骑兵的建立与灭亡 .....     | 张绍成(85 )     |
| 蒋介石警卫部队的演变和派系斗争 ..... | 杨维泉(91 )     |
| 四川军阀进攻武汉的丑剧 .....     | 雷云仙(95 )     |
| 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简介 .....      | 冯少云 陈启奎(106) |
| 国民党机械化部队人事变动的内幕 ..... | 杜聿明(122)     |

dk17106

对《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简介》的补充 ..... 郑庭笈(124)

## “陆大”变迁

陆军大学的创办、发展与消亡 ..... 王启明(127)

回忆陆军大学第八、九期和特一期 ..... 宋聿修(134)

陆军大学特别班第八期简况及起义经过 ..... 张 醒(142)

陆军大学特八期简介 ..... 黄韬远(145)

关于陆军大学从北京南迁的情况 ..... 岳星明(151)

## 军政史略

国民党庐山陆军军官训练团纪略 ..... 刘万春(165)

抗战前夕庐山训练团简况 ..... 方 靖(179)

我所知道的“战时青年训导团” ..... 李 英(183)

## 史海钩沉

杭州市职工会暴乱内幕 ..... 陈希豪(201)

镇压广州起义亲历记 ..... 谢膺白(205)

广州“四一五”大屠杀亲历记 ..... 黄 淑(213)

## 质疑·订正·补充

对《蒋介石的铁卫队——教导总队》的订正 ..... 宋瑞珂(217)

第六十七师在上海吴家库八字桥作战情况 ..... 黄 维(220)

## 人物春秋

# 清党时期的冯玉祥

薛 笃 弼

作者在冯玉祥主豫时的民政厅长任上，亲睹冯的“清党”行动。1927年夏，国民党反动派决定“清党”。冯对“清党”采取折衷办法，在清理所部的共产党员时，不加伤害，资送出境。这一举动，反映了冯玉祥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和矛盾心境。

冯玉祥于1926年9月从苏联回国，旋在绥远五原县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职，统率所部加入中国国民党，誓师北伐。1927年春季冯率部经由宁夏、甘肃而入陕西，击溃刘镇华镇嵩军，解了被围困8个月的西安之围。旋整军东出潼关，进击盘踞河南的奉直鲁军。这时正值蒋介石在南京、上海发动清党，背叛革命，冯于率军抵达潼关之夕，举行军事会议，参加者有冯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及高级将领和参谋人员，还有总司令部政治部部长刘伯坚（共产党员）与苏联顾问等。当时苏联顾问团长乌斯曼诺夫和刘伯坚同志均以蒋介石背叛革命，力主讨伐。冯表示“必须先行全力消灭当前的敌人奉直鲁军，西北军餉械两缺，师久兵疲，此时不能再树新敌”。因之，不同意乌斯曼诺夫等的意见。1927年4月，武汉国民政府将冯玉祥之国民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。接着，大军出关进攻顺利，奉直鲁军纷纷败退。武汉北伐军唐生智、张发奎等部不久亦到达开封，南北两军于5月31日在郑州会师，冯偕于右任等于6月9日到郑

州。武汉政府汪精卫、谭延闿、邓演达、孙科、徐谦等已先期到达，邀冯与唐生智等于10日举行联席会议。商讨结果，决定武汉北伐军全部回师武汉，镇压工农运动。所有河南方面北伐东进任务完全交由冯部第二集团军担任。汪等旋返武汉，于右任亦偕往。不几日，南京北伐军克复徐州，蒋介石偕李宗仁等到徐，电约冯晤谈，冯即星夜起程，与蒋、李相遇于徐州附近的黄口车站，这是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。他们同车到徐州。吴稚晖、张人杰、李石曾、李烈钧、胡汉民等都已先在那里。立即举行联席会议，决定清党反共反苏，宁汉合作，继续北伐。由南京方面担任津浦线正面，入鲁，东进攻胶济线；冯部第二集团军担任京汉线正面，和陇海线以北及曹州济宁方面。冯蒋等联名发出了一个继续共同北伐的通电。冯回到开封后，即将徐州会议情形电告武汉汪精卫等，同时进行清党。当时我任河南民政厅厅长，某日晨，冯面令我集合所有在河南省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于省政府，告以时势所趋，国共分裂，不得不清党的意旨。决定共产党员一律给资遣散。冯一面派员带兵护送苏联顾问经由西北回国。刘伯坚一向在总司令部工作，是否于潼关会议之后离去，或者是偕同苏联顾问一道赴苏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当时正在作战之际，财源困难，冯部军政人员不分职位高低除供给衣食外，每人每月一律支給维持费七元。资遣共产党员事宜由财务人员负责办理，每人发给若干，我也记不清了。

冯时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，因指挥前线军事，常驻黄河北岸新乡县城，省政府职务由民政厅厅长代行，当时河南省指导党务的负责人王乐平、邓飞黄等，他们敌视进步青年，每逢开群众大会时，常与青年发生摩擦。记得有一次省党部当场指控十几个青年学生是共产党员，交由开封警察厅长吴秀森逮捕。吴即带那些青年到省政府来见我，我在会议室接见他们。我和吴坐在会议桌两头，青年学生坐在桌子两边，我问他们当时在会场的情形，他们有的说是在会场旁听，有的说是因为身上带有报纸，被误认为共产党员，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。我当时认识模糊，不知该如何处理，

而冯在 frontline 忙于军务又不及请示,但因素知冯爱护青年,当即劝他们专心读书,不干预外事,吩咐吴厅长立予全体释放。旋将此事经过,报告于冯。冯正在批阅文件,听了以后,只点头而已。还有一次王乐平等报告河南大学学生中有共产党员,冯命我调查,当时校长是张幼山,我前往该校与张接洽,张说学生中有无共产党员,谁是共产党员,他也不清楚,答应留意调查。我当请张劝学生专心攻读,不误学业。向冯复命以后,冯再未向我问过该校调查的结果。

这是我所亲身经历和记忆所及的有关冯玉祥在河南清党的事,至于陕甘等省清党情形我都不清楚了。

# 冯玉祥与福建人民政府

软 墨 林

作者系冯玉祥的高级幕僚，负责冯与各方面的联络工作。1933年李济深等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时，冯派作者到香港参加李济深、陈铭枢等召集的福建人民政府筹备会议，表示坚决支持李陈等的义举。本文所述，系作者亲身经历。

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前夕，我随冯玉祥住在泰山，冯命我到香港参加李济深、陈铭枢等在港的筹备会议。事前我又到过西北军旧部各部队。现将所见所闻简述如下：

冯在1932年因为蒋（介石）汪（精卫）采取妥协政策，不特不援助十九路军淞沪抗战，而且想假手日军削弱异己势力，因此愤而离开南京时，即与李济深、陈铭枢、李宗仁等有所商谈。各回南北，准备抗日、反蒋。我当时被留在南京，与李济深联系。冯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后，我才返察。

冯在察受蒋（介石）何（应钦）等的多方压迫。他们以武力包围和挑拨间离冯的内部。冯难于坚持，虽然收复了察东，但被迫致使抗日同盟军昙花一现。冯对这件事，当然非常痛心，也使他更迫切地需要反蒋，非倒蒋不能抗日。因此纵然离察到泰山，决未忘情于联络旧部以重新掀起反蒋、抗日运动。

在抗日同盟军结束后，蒋坚决要冯离察，并压迫宋哲元。冯不

离察，宋即不能回察保持原有地盘。但冯到哪里去呢？必须有一个可去之处。蒋暗示韩（复榘）仍然欢迎他回到泰山。韩是第一个对冯倒戈的人，与冯有过这样的大裂痕，蒋以为冯、韩不可能再水乳交融地合作起来，所以比较放心。至于韩呢，一方面要对这位老长官表示好感来补过，以便应付自己的部下；另方面冯已成光杆，也影响不了韩的实际统治；再者，韩离冯投蒋后，蒋对他仍然是另眼相看，即始终认为是杂牌，是不可靠的，随时在打他的主意，韩曾对冯的左右说过：“跟先生（指冯）时，总认为他管得太严，不好过。跟蒋以后，才感到先生对我是像亲儿子一般。蒋对我虽客气，总是‘义子’！”后来为了蒋支持刘珍年盘据胶东，韩在解决刘珍年部队时，受蒋的军事压迫，几乎打起来了。所以韩很愿意把冯留在泰山藉以自重，因此蒋一示意冯可驻泰山，便立表示欢迎。从此冯韩的关系，比第一次（1932年）驻泰山时，又增进了一步。当然，并不能说韩即听冯的指挥，不过可以商讨进一步的事，如“倒蒋”问题。

冯在泰山，表面上是在修路，种树，建烈士祠，请学者们讲书。这是一种掩护的手法。事实上不断派人与各旧部及有关人士联系。我就曾担任过这件事。1933年10月上旬，李济深从香港电冯，大意谓：欲抗日当然非先倒蒋不可，现在我们已和共方联系合作，准备在福建，以十九路军为基础发动军事讨蒋，成立人民革命政府，拟先在香港举行筹备的重要会议，即请亲临指导，或派大员代表参加……等语。早在南京时，冯与反蒋各派均有所联系，特别同李济深有密约，准备一有机会便南北呼应共同倒蒋。冯接电后，极其兴奋，立刻派我前往参加。当时我曾请就邓哲熙、李兴中两人中选派一位前往，但冯坚决说：“你去好，你过去和任潮先生联系，彼此熟识，可以说话。你对于旧部方面的工作，也跑过不少地方，有话可说，你准备动身吧！”冯对旧部的联系工作，不少地方，是派我去的。比较知道谁比较诚恳，有些可靠把握；谁虚伪动摇还须加一把劲。各部实力如何，具体情况怎样，也较为熟悉，这是冯当时的资本，也是李济深等所依重而必欲知道的。冯以自己目标太大，行动不便，

在未发动各方面前,当然也不能前往,而且北方的工作,尚有赖于他留在泰山继续策动,他以为我去可以把情况说得清楚,比别人转达较为妥当,这是派我去的原因。

我离泰山首途时,向冯请示出席会议的主张。冯说:“我们毫无异议地主张干起来,你把我们联系军队的详细情况告诉他们,只要能动起来,我们声势还是不小的。再把北方一般情况向他们介绍介绍,说明目前起事,形势是非常有利的。关于他们那方面情况要问清楚,他们准备如何,要准备得牢靠,特别是外交方面,必须多交换交换意见。一切委托你全权代表,我决心参加大干一场。只有一件事要慎重,就是我目前处境,还是处在泰山这个地方,为了工作方便,打通电时,暂时先别摆上我的名字。”

我到了上海,便先找徐谦的夫人,从徐谦自香港的来信中,了解到一些筹划倒蒋的事宜。我即化名购买船票赴港。抵香港后,下榻在皇后饭店,由徐谦接我到李济深寓所与大家见面,连日与李济深、陈铭枢、徐谦等谈论联合倒蒋事宜。李问我华北情况。我把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的一般情势先作了一个简略报告,即日本帝国主义更形猖獗,肆无忌惮到处骚扰。蒋方人员不但不打算抗日,反而生活腐化,骄傲放纵,胡作非为,并镇压抗日活动。北方人民莫不痛恨蒋介石丧权卖国。特别是知识分子,尤其是青年学生情绪高涨,痛责蒋的不抵抗,纷纷要求抗日。所以抗日、倒蒋的口号,是有社会群众基础的。关于军事情况,主要是冯的旧部联系问题。我说:“冯与旧部的联系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。西北军在北方还有相当实力,各将领也随时与冯联系。首先是韩(复榘)方面,韩与冯虽然有过分裂的往事,但韩从跟蒋的经验中,得出与蒋的利害冲突时有被蒋吞噬的危险。自蒋唆使刘珍年想搞垮韩一事以来,韩与冯更接近了,曾秘密亲口向冯说道:我这才觉悟到蒋介石的毒辣,如一旦有事,愿为前驱。韩约有正规军 10 万人,训练的地方部队也不少,到时亦可为用。”随后又说到宋哲元方面:“冯最可靠的旧部,要数冯治安,刘汝明,张自忠,佟麟阁这些人,他们一向跟冯

最亲近,其中不少人也确属老实可靠。他们都归宋统辖,总计不下八九万人。这些官兵都是扩大会议失败后,随冯转移到山西的。当时冯不便出面,才交宋哲元率领。宋同张学良接洽妥当后,才由山西开出,即宋本人也与冯有特殊关系,不仅是亲信部下,还有戚属的关系。虽然抗日同盟军时期,经蒋(介石)何(应钦)极力挑拨,但宋一直未上钩,始终对冯信仰,可以说是经过考验的。最近宋派李忻到泰山向冯表示始终服从,决无反顾,一声令下,坚决追随。”至于在江西“剿共”前线的孙连仲,我曾于最近衔冯命到他那里,对他说过:“不要再执迷不悟,为蒋介石傻卖命打红军了,那只有自取灭亡的一途。这是蒋介石一贯对杂牌军队的最毒辣手段——第一步是先把你的队伍南调,切断与北方的联系;第二步是送上‘剿共’前线火并。无论是屠杀人民,或被红军消灭,都对蒋有利。你试想一想,南来时有多少人,现在还有多少人?你来时指挥谁,现在谁指挥你(孙初到江西时指挥陈诚,现在反过来是陈诚指挥他)。董振堂、赵博生等均觉悟了,投红军去了,你也该早作打算。纵然你不能直接投红军,也该有抽身另靠的打算。先生(指冯)已经给你联系好了,请你向东南面和刘和鼎靠拢,准备与十九路军一致行动。”孙当时甚为动容,满口答应。并说:“我很感激先生的关怀,先生嘱咐的话一定遵办,时机一到即行动起来。”这时孙的基本部队尚有三个军,不下三万人。

接下来,谈到梁冠英部,我两次见过他。一次是梁在安徽霍山县打红军的时候;一次是在河南经扶县(刘峙把光山以南的邻近大别山区的地域,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)。我直截了当地谈到“剿共”的不利和我们不应当参加“剿共”。先生(指冯)时刻准备发动旧部倒蒋抗日,到时你究竟怎样?他说:“我们一滴血、一块肉都是先生给我们的,他如发动倒蒋抗日,我是义不容辞跟着干的,请告诉先生放心吧。”但根据过去实际情况探讨,在反蒋的中原大混战时,梁与上官云相对峙,彼此相互包围,双方均筋疲力竭发生动摇,可是梁不能坚持最后五分钟,竟向上官云相投降了。他说当时是为了

掩护西北军过黄河,因此我们才安然渡过了河。又说先生什么时候召唤,便什么时候归来。然而他胆小犹豫,当我去他那里时,白天不敢见我,夜里才来和我谈话,并谓少上他那里去为好。蒋已知道了我常去,让我须注意等等。所以梁部是不一定可靠的,但如果我们干起来,他还不致采取敌对态度,可能随大势一块儿干。

最后谈到各个较小的部队,如驻苏北的独立第四十四旅张华堂部。张原为冯的骑兵师长,中原大混战,反蒋失败后,由第二十六路孙连仲部缩编为旅,拨归韩(复榘)节制指挥。我曾代表冯多次前往慰问,张愿追随冯的意志很坚决。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,他就决定带队随我北上抗日,事为韩(复榘)所阻,未能成行,张深引为歉然。事后一再表示,今后如先生有命,决牺牲一切前来追随,以示补过。其余在河南流落的零星旧部,也经常派人到泰山,愿意随冯作救国抗日的事业。由任应岐负责联系他们。此外,在天津的马占山也派人来说,今后愿与冯一致行动。孙殿英屡次派胡捷三来说非反蒋不可。所以北方当时的军事方面是乐观的。

李济深等听了我的报告,非常兴奋,也把香港方面拟定的要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的办法告我:1. 政治方面,与共产党进行合作,另组生产人民党,开放政权,各民族一律平等,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,林矿业等国有;2. 对外方面,废除不平等条约,厉行关税自主,重新整理外债,实行对外贸易统治;3. 军事方面,与红军合作,一致行动,并且已经联系了 300 多名军官将领,他们都签了字,愿同我们一齐倒蒋;4. 财政方面,在发动之初,估计可筹到 500 万元,发动后用革命手段,还可以筹到更多的款。并且答复冯的须注意外交方面的问题,说:不劳冯先生操心,陈友仁已向有关各国联系好了,到时他们一定支持我们。

我又说到冯所关心的外交问题,须特别要防日本帝国主义。因为我们倒蒋就是为了抗日,日本据着台湾,与福建近在咫尺,如果蒋勾结日本,在福建沿海派兵舰来骚扰威胁,甚为可虑。李说已有事先准备。最后我又将个人联系部队的经验告诉他们,要做得扎实

牢靠，不能作过分的估计。

经过几天的讨论，各方面交换意见，决定立即在福建发动军事讨蒋，并成立人民政府。在冯尚未离泰山以前，派人参加，通电暂不列冯名。所有到港各员，速返原地布置一切；也就命我速返泰山，向冯报告情况，请冯在北方积极策动西北军各部，及时响应。最后，李济深在南唐酒家大宴各方代表时，蒋光鼐曾找我在另一房间谈话，促我快走。他问明了我将于次日动身后，即说道：“很好，越快越好。我此次来港，是假藉我的儿子结婚而来的。现在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动向，听说他集结了 60 万人来对付我们。我也明日即返防部署，以免被动。时不可待了，希望你赶快回去，请冯先生把北方军队发动起来，使蒋介石南北不能兼顾，我们大干他一下。”我便于次日夜离港，由李济深派张文送我到九龙乘某国邮船返沪。11 月 5 日，转到泰山。随身带有李济深和陈铭枢的亲笔信。李函内容大意是：香港会商情形和即赴福建讨蒋，并请冯发动北方军队速为响应；陈函万言，是详述政治主张及办法。

我到沪时，正遇着冯派赴闽的余心清同志，我将港方情形告诉后，知道了北方各西北军旧部都表示愿意干，并且韩亦有同样表示，甚可乐观。我到泰山，知道韩于前一日（4 日）曾到泰山，亲向冯说道西南若干，他一定干。我把李、陈信函交冯时，报告了香港会商情况，同时，我也说了我个人的意见，我认为：“福建发动，时间过于迫促，一切准备是否来得及，特别是我们在北方策动，能否赶得上？再者，李任潮说有 300 多军官将领签名，一致倒蒋（介石），是否完全可靠，究竟有多少可靠？财政方面的筹措，似乎也还不具体。”冯认为势成骑虎，只有加劲往前干，好在向方（韩）有了必干的表示，他一动，自然可以引动其他各部队。当时李兴中、邓哲熙、李圻、杨恭时、刘定五等均川流不息地向各方联系，所得的情况都很好。

11 月 20 日福建人民政府揭幕以后，情况改变了，各方均迟迟不动，尤以韩（复榘）宋（哲元）似觉消极了。冯这时焦灼异常，夜不成寐。12 月 6 日刘汝明来，谓：“韩主张即行组织政府，宋主张干是

要干，不可给阎某作了饭，以免我们一动，阎即要官要钱，来对付我们；但宋说福建若不能倒蒋，蒋必先逐韩，后去宋。”从这看来，韩、宋的看法，有了分歧；韩似乎较为激进，宋就有所顾虑而举止慎重了。可是韩的组织政府，不是指福建人民政府而言。福建已宣布组织政府了，还有什么组织政府的说法呢？在韩似乎只承认福建可以作为一个地方政府，北方应有一个传统的中央政府。韩以为名义上可以听冯的指挥，而自己在政府中占重要地位，不能完全受福建一般人的指挥。同时韩对福建人民政府的办法认为太左。他不反对与红军合作。对这种军事联盟的好处韩是懂得的。但他只懂得这一点，军事以外的合作，如平均地权等问题，在他是不懂得和不同情的。加之他的左右如张绍堂之辈更是反对的。韩只承认福建人民政府是地方政府，必须在北方组织代表全国传统的中央政府。这一点，韩是或多或少有所表示，所以冯才托刘定五谆谆劝告他，不要讲传统；不要只尊重冯个人，应当以整个人民利益为重。直到1934年元旦冯给韩（复桀）的亲笔信内，还在劝他改变看法，信中有：“桓文以尊周为主，今日须以爱护人民为主”之语。

韩（复桀）的迟迟不动，便影响宋（哲元）的发动。宋经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那件事，几乎失掉了察哈尔地盘，因此更加胆小，小心翼翼地眼看着韩，而不肯先发难。韩、宋这样，其他力量较小的更形观望，至于梁冠英、孙殿英等本来有的就犹豫不决，甚至还想投机取巧，更不肯动了。然而韩还振振有辞，西南也还未动，尤其是陈济棠还向相反的方面靠，不能不再看一看。

然而较小的部队中有一些有反蒋、抗日的热情，如张华堂部，以及任应岐在河南一带联络的各小部队，都想动起来。冯当时在万般着急的情况下，想先把各地小部队发动起来，以影响韩、宋等。可是这些小部队都没有地盘，都是寄人篱下，一动就必须自己解决饷械给养等问题，并且宋也暗示有动作必须有相当的财政准备。然而这个问题是冯的大难题，冯不特派人到各方联系的经费成问题，有时随身卫队的饷糈也成问题。要使各地小部队先发难，自己既没有

钱,更不能向那迟迟不动的韩、宋要钱来作这件事。因此,据冯的估计,要是 有 100 万元,也可以立即从各地干起来。所以又派我到上海与福建方面的来人联系,要他们设法拨款 100 万元作为策动各部队之用。此时福建的序幕已揭开,蒋的特务四出,到处风声鹤唳。据冯告我:“你同余心清、高兴亚、熊观民,都是蒋(介石)要逮捕的黑名单上的人物,你要小心!”因而我由泰山到济南,再由济南秘密南下,并带着自己的爱人为掩护,将必要的文件都妥藏在爱人的身上,到上海借寓法租界迈尔西爱路张镜清家,张原是蒋(介石)旧部,后来闹翻了,张亦愤而反蒋,不过并非福建方面的代表。我到上海后,不特没有福建方面的代表来联系;而在我抵沪的第五日,工作还没有展开,就有几家报纸登出了消息:冯玉祥代表软墨林在沪召集北方各将领代表,计阎锡山代表曾延毅,韩复榘代表×××,宋哲元代表×××,梁冠英代表×××等十余人(当时报上都刊有名字,可惜年久只记得曾延毅一名了)在沪开会,商讨响应福建人民政府事宜。显然是特务已经侦查出我的行动了。这时局势正紧,特务侦探极其活跃,有人劝我离沪,我因任务在身,不能弃之而去。直到福建讨蒋军事失败,无再在上海呆着的必要,只有离沪返鲁;然而当时情况更为紧张,到处搜捕,已不能走沪宁路了。乃由张镜清掩护,送我搭赴日本的海船,于道经青岛时,我偷偷上岸转回泰山。在福建人民政府的短促的 53 天中,北方部队响应的事,完全成了泡影,冯玉祥以在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通电中未列名,外边尚有许多人不知道冯与它的关系,只有在冯的日记中还留下了一些若隐若现的痕迹。

(高兴亚整理)

# 冯玉祥在泰山

软 墨 林

作者作为冯玉祥的高级幕僚，长期追随冯的左右。1932年和1933年，冯两次被迫退隐泰山，韬光养晦，以待时机。作者随冯居留泰山，并不时衔冯命奔走各方，联系抗日反蒋力量。对冯在泰山的隐居生活，作者亦历历在目，本文对此作了详尽的叙述。

冯玉祥在泰山，前后两次，约有三年多。第一次是在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时。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，不仅不与支援，且多方压制爱国人民抗日行动，致十九路军功败垂成。主张抗战的冯玉祥在南京实在难于忍受。遂于1932年3月愤而栖隐泰山，至当年10月9日转到张家口组织抗日军。

冯自中原混战失败后，即退居山西汾阳峪道河，可以说当时已无随身部队了。名义上有刘田一团（实际上只一营）和军官学校，编为宋哲元二十九军的教导团。但即使如此，还受商震压迫，几乎要用武力解决，致冯流亡到新绛几个月。要不是晋系军阀内部倒商和阎锡山重返山西，冯几乎无地容身。这一点使冯深感寄人篱下的难堪和危险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冯立即主张抵抗，先后发出梗（二十三日）电、宥（二十六日）电、马（二十一日）电。梗电是痛责蒋介石